

传统与生活

——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论

世俗篇

吴国璋 著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传统与生活

——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论

【世俗篇】

吴国璋 著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·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传统与生活: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论/吴国璋著. —南京:东南大学出版社,2007.12

ISBN 978-7-5641-1016-1

I. 传… II. 吴… III. 文化史—研究—中国 IV.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1526 号

传统与生活——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论

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

出版人 江 汉

责任编辑 顾金亮

地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(210096)

电 话 025-83795801(发行科)/025-83362442(传真)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mm×960mm 1/32

印 张 53

字 数 1328 千
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41-1016-1/K·12

定 价 160.00 元(全 4 册)

*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向读者服务部调换。电话:025-83792328

前 言

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有许多种，这部书所选择的方法和手段，也都在其中。如果说能够有些新意的，是在历史文化研究中，第一次将研究者的生活状态也作为一个样本，并以此来分析传统和研究生活。这是一种容易达到历史深处，以及进入现实底层的手段。当然，这也是将传统和现实打通起来研究的重要方法。

这部书一共分为四篇，即官闾篇、符号篇、世俗篇、自我篇，通过各篇看似零散的文章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中国历史文化的要义及主线，并且能够真正从现实出发，去了解传统中的政治、文化以及生活艺术。然后，通过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经历，看一看传统是如何在历史中得到延续，抑或在现实中是如何消失的。实际上，这部书更适合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一窍不通的外国人阅读。

辜鸿铭在他的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“要估价一个文明，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，不在于它是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、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；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，精致实用的工具、器具和仪器，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、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。要估价一个文明，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，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(what type of humanity)，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。事实上，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——人的类型，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，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。”以人为样本的传统以及生活研究，应该讲不仅是正确的，

而且具有概括性和系统性。

对现实生活而言，传统已经不重要了，它只是诸多选择的一种。对历史生活而言，传统不仅是重要的，而且是精致的，它所起的社会作用和它在历史上的地位，都是不能被忘记的。在文化史上，有传统的生活，一定是优雅的生活。失去传统的现代生活，当然，也并非不是生活，只不过有些平淡罢了。从根本上讲，如果说生活像一只飞翔的鹰，那么，传统就是它的双目，并用它来寻找历史和现实的方向。

人是活在时间里的，生活的构成，一定会包含历史这个维度。历史保护主义者往往认为，传统的价值是不容颠覆的，而现代主义者又总是认为，夸大传统的意义，只会妨碍社会的进步。在传统与现实之间，这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但是，我们在其中所作出的每一个选择，都将意味着对历史的态度以及自身的生活品位。

最后要说这本书的体例，它第一次将生活中的散文和札记引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。这里所追求的不仅仅是阅读效果，而且是寻找一种比较好的阐述方式，在传统与现实之间，在读者与研究者之间，找出一种尽可能的相互和谐与彼此观照。正如普鲁斯特在《追忆逝水年华》一书的结尾处，让主人公说出这样的话，即“我的读者们将转变为恰如其分地阅读他们自己”。我想这是能够做到的。当然，这种转变与作者并无关系，有关系的仍然是那些有魅力的历史传统，以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。

作 者

目 录

上卷:寻常生活

阿黄 / 3	高楼 / 6	路途 / 9
舞者 / 12	围巾 / 15	新闻 / 18
砂锅 / 21	毛豆 / 24	鸵鸟 / 27
蚂蚁 / 31	云雀 / 35	写字 / 39
值班 / 42	萝卜 / 45	窗外 / 48
压岁 / 51	项链 / 54	声音 / 57
大院 / 61	颜色 / 65	歌手 / 68
方向 / 71	时间 / 74	书籍 / 77
房子 / 80	凳子 / 83	鸭子 / 86
灯光 / 90	西瓜 / 93	天使 / 96
感动 / 98	想念 / 100	日子 / 102
爱情 / 105	写信 / 108	读书 / 110
逛街 / 112	大雪 / 115	面条 / 117
车站 / 119	喝酒 / 121	朋友 / 124
散步 / 126	旅游 / 128	毛衣 / 131
季节 / 133	菜场 / 135	婚姻 / 137
工作 / 140	医院 / 143	出生 / 146
零岁 / 149	玩具 / 152	裙子 / 155
眼睛 / 158	遗传 / 161	洗澡 / 164
典礼 / 167	蛋糕 / 170	老师 / 173

钢琴 / 176

死亡 / 185

手表 / 194

诗作 / 202

长城 / 211

京戏 / 179

道德 / 188

灯光 / 197

老家 / 205

结束 / 214

阿姨 / 181

照片 / 191

火车 / 199

大海 / 208

下卷:物质生活

诗歌 / 219

印章 / 239

家具 / 258

雕塑 / 281

玉器 / 302

青铜器 / 322

饮食 / 343

鞋子 / 367

钱币 / 389

杂项 / 410

后记 / 416

书写 / 226

制墨 / 245

玩具 / 266

建筑 / 289

瓷器 / 308

鼻烟壶 / 331

中医 / 350

船只 / 374

印刷 / 397

绘画 / 232

灯具 / 251

茶具 / 274

园林 / 296

乐器 / 315

饮酒 / 337

服饰 / 358

风筝 / 382

京剧 / 404

| 寻常生活 |

无论是在传统生活里,还是在生活的传统中,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,就是生与死。把这个问题弄懂了,也就把寻常生活中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弄清楚了。因此,对于寻常生活而言,重要的不是研究,而是发现。

阿 黄

阿黄只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，肯定是一条狗的名字。确实，在现实生活里，它就是一条狗。作为狗的阿黄，曾经是小狗，后来是大狗，最后成了老狗。实际上，阿黄给人最深的印象，则是一条丧家狗。

很多年以前，狗还是有家的。因为，每个狗都有主人。阿黄的主人叫小毛。小毛是我的邻居，阿黄也可以算是我的邻居。

小狗阿黄跟着小毛长大。小毛是那种精瘦的男孩，身子骨外面，就剩一张皮。阿黄却不同，小时候，身上的肉都能溢出来。小毛将阿黄放在桌子上，看着毛茸茸的小狗在桌上打滚，滚到一定程度，又能及时在桌沿刹住，就很高兴。小狗在桌上，像一头缩小的熊，不仅可爱，而且可掬。小毛笑，阿黄也跟着笑。当然，从阿黄嘴里出来的笑，都是“汪汪”的声音，没有什么变化。阿黄的嘴边，一直长着几根黑黑的胡子，粗细不一。小毛有时会用自己的脸，去蹭这些胡子，然后眯起眼睛。小毛的眼睛眯起来，阿黄的眼睛也不睁开，都是很惬意的样子。阿黄的舌头是粉红的，上面没有涎水，在冬天里，能哈出热气。热气里面，有一些淡淡的腥味。因为阿黄有伸舌头的习惯，小毛不知不觉也有了。有了以后，小毛经常迎着太阳伸出自己的舌头，他用眼睛费力地够着看，也只能看到舌面。有时他把舌头翻过来，想看看背面，可总是做不到。看舌头的时候，就有口水淌出来。小毛用袖口擦一擦，接着再看。或者，实在看不到，就回过头去看阿黄的舌头。

阿黄长成大狗的时候，小毛还是一个孩子。孩子身后跟着一条狗，也就跟着威风。那时，小毛手里拿着馒头，掰开一点往天上一抛，阿黄前腿腾空，将脖子在空中一用劲，就能接住那口馒头。一抛，一接；再一抛，再一接，周围就有喝彩。那时还在困难时期，馒头是人的口粮，大家就羡慕起阿黄来。看得见的，阿黄始终没有瘦下去；小毛呢，当然也不会胖起来。那时候除了读书，什么事都可以干。当然，小毛带着阿黄，也干不了什么事。春天，他们在郊区的树林里布网，捕捉麻雀。那里的麻雀多，在林子里和田埂边叽叽喳喳。网到麻雀以后，小毛就地生一堆火，将麻雀用泥裹了烤。他自己吃熟的，给阿黄呢，吃半生不熟的。夏天的早晨，只要有雾，他和它一准出现在湖边的柳树下，找那些知了的蛹。蛹壳可以去卖钱，蛹肉多半是阿黄的吃食。有雾的树或树在雾中，都像一把扇子，很有些凉意。秋天来的时候，城市真正熟了。南来北往的商贩，拖着一车车的水果，有的停下来，有的继续走。这时的小毛和阿黄，就蹲在这些商贩们硕大的车架下，看着街上热闹的人。实际上，在到处都能找到吃食的时候，吃食就不重要了。重要的还是季节。冬天对狗来说，无所谓。因为它仍是那身衣服，不会感到太冷。小毛也无所谓，因为他有家。不下雪的晴天，他们会在有阳光的路上来来回回地跑。不是为了暖和，也不是因为娱乐，只是因为需要。许多季节将小毛和阿黄捆在一起，又让他们度过了许多季节。

我总在想，如果小毛和阿黄都老了的话，谁是人，谁是狗，真还不一定说得清。可惜的是，小毛在人们还在喊着小毛时，就死了。

小毛从一堵墙上摔下来，后脑砸到一块砖上，隔几天就死了。医院的病房里很安静。那时，能够真正死在医院里的人并不太多。医生和护士，小毛的部分亲人，还有我，看着这个干瘦的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孩子并没有太多的遗憾，因为许多事情他尚未经历。当小

毛停止心跳以后，挂着的输液瓶的导管，还在往下滴水。只是最后的小毛，透过几乎被绷带蒙住的眼睛，费力地向门外张望。门外就是走廊，走廊是水磨石的地面，嵌着一粒一粒的白石子，零碎地反射着光线。走廊上只有寂静，其它什么都没有。

小毛被火化以后，骨灰就存在火葬场的骨灰堂内。有一个小小的格子。隔着推拉玻璃门，黑白照片上的小毛，仍然费力地睁着眼睛张望。这时的阿黄，就在骨灰堂后面的一段残墙边，安了一个窝。阿黄在那里住了七年，到了第八年，阿黄与小毛才真正见了面。

高 楼

吴恒林和吴恒柱住在一个湾里。湾在湖北的红安，就是一个自然村。这样的村子，都在深山。湖北没有大山，多是穷山。前年，我回乡探亲，实际上已无亲可探了。我站在老屋前的场上，见到了一个远房的表叔，他说是我的表叔。表叔说，你在南京，给孩子们找个活干，能有钱寄回，是钱就行，你看家里这样子。我看着场边踱步的两只瘦猪，像剪纸一样在那里飘，过年都能保住性命，还不是一个穷字能说的。于是，我答应了。

过不多久，恒林、恒柱坐船顺江而下，来到了南京。我托熟人给他们在开发区找了活。刚来的那几个星期，俩人还到我家里来，搓着手不知是坐还是站。来了几次，就不来了。半年过去，没有他们的音讯。等到有他们的音讯时，俩人都不在了。

恒林和恒柱并不是亲兄弟，只是“恒”字辈的。恒林会木工，恒柱是泥瓦工。恒林年岁大，没结过婚，恒柱年岁小，先把婚结了。他结婚时的那张方桌，还有条凳，是恒林帮着打的，没算工钱，料钱也没多收。恒林家的猪圈，恒柱不但帮着砌，而且从自家院里搬来条石，垒了齐腰高，恒林很满意。有猪养的恒林，比结过婚的恒柱，看上去要活套一些。他们结伴来，在工地上互相照应，也不多说话。他们的土话别人不懂。平日里歇下来，二人就说说千里之外的家乡的一些事。有些事，说得再多，也说不完。

快过年时，工地上的民工心也紧了，怕工头不给钱。工头是安徽人，历史上，安徽人与湖北人就是好朋友。别人的钱不给或迟给，湖北人的钱是不能少的。恒林和恒柱都顺利地拿到了钱，也就是这顺利，把他们害了。

恒林拿到钱的当晚，喝了一些酒，去了附近的录像厅。看完录像，又喝酒，然后去了洗头房。回来时，人显得很激动，脸上红红的，嘴里却没有酒味。恒柱就问你真是好神，两眼在黑里还能放光。恒林眨一下眼说，南京女人不一样，你该去试试，你能比一下，我是没得比。恒柱笑着说，比什么比，都是一个洞。恒林嘴里嚷着不一样，就睡着了。工棚是那种简易房，从没有玻璃的窗口往外看，能看到有一块毛巾大小的天。南方的天，晚上多半不是漆黑，有一些发蓝光。恒柱看着这些泛光的天，有些睡不着。

第二天晚上，恒柱没回来。到了第三天的早晨，恒柱回来时，两只手上都是血。恒林不在，他拿出一只脸盆，仔细洗了手上的血。又脱下沾血的线衣，用报纸包好，塞进恒林的箱子里。他去工地转了一圈，发现恒林被工头派去进料了，也不说话，拎了行李去车站。看见他的民工都说，恒柱只是眼圈有些黑，其他并无异常。恒柱是在转车时被警察抓住的。一伙便衣在候车室里，脑子都印着他身份证上的样子。恒柱两道浓黑的八字眉，很容易地在一群人中被挑出来。抓到他的那名警察后来说，这小子的坏相，都写在脸上，有坏样子的坏人，跑到哪里都跑不掉。

恒林收工回来后，恒柱的事已经传遍工地。当时，民工们围着一盆大白菜烧豆腐，都在呼啦呼啦地吃饭。恒柱的事也成了下饭的菜。因为是用东西南北的方言讲一件事，所以，恒林费了很大的劲，才听清楚来龙去脉。原来，恒柱去了洗头房，与一洗头妹谈好了价格，两人就在开发区外一座废弃的工棚办事。事办完了，钱付了，恒柱还想

来。洗头妹也同意了，但要另收钱，于是又来了一次。这次来的时候，恒柱特别用劲，洗头妹忍不住地叫唤，就有些不高兴。恒柱在付钱的时候，看到洗头妹这么容易挣到钱还不肯高兴，就更加不高兴。顺手捡起一块砖头，把她砸死了。洗头妹死的时候，一只手拿的是钱，另外一只手，还缠在裤带上。恒柱走时，并未拿回他的钱。

恒林听完后，丢了饭碗，一个人走向工地。他们所承建的建筑，是一幢 30 多层的商住楼，主体框架已经封顶。恒林一声不吭，走到一座通往楼顶的升降机的吊篮。恒林合上电闸，吊篮缓缓离地。后来，工地上吃午饭的民工，还以为是谁从顶楼摔下了一包水泥，落地时发出的沉闷声响，以及扬起的灰尘，一会儿就听不见、看不见了。

在清理现场时，有一块血渍已经渗到地面，几个民工用水冲，怎么也冲不掉。有人拿来工具，凿掉一层，下面的还有，而且更深，也就作罢了。

路 途

陈志文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,读的是新闻编导专业。这个专业在这所名校里,是个“垃圾”。这个专业的学生,有些不尴不尬。他们像出没在阴沟里的老鼠,不太引人注目。陈志文的一头卷发,以及时常笑着咧开的嘴,同样也不太受到重视。

南大的校园,是前金陵大学的院子,很多旧旧的房子藏在树阴里,一副了不起的样子。陈志文穿行在其间,丝毫不被这种历史氛围感染,他是一个天性时尚的人。那天,他上完下午的第二节课,去研究生的住宿楼玩,正赶上 B12 室的室友们打牌。室内的空气热情洋溢,学生们吆五喝六。因为是上了年岁的研究生,所以,吆喝都是粗声大气。陈志文站在一边看,眼神却往四周瞟。临窗的那个上铺,蚊帐是放下来的,隐隐绰绰看见两个压在一起的人。上面的正在用劲,下面的似乎在迎着。在喧哗的人声中,夹着床板的吱呀声。不一会,一只手伸出帐外,弹出了一团乳白色的东西。陈志文笑了,他知道那是避孕套。

陈志文从来都将避孕套称作“安全帽”。他开始在校园里贩卖起这玩意。同学们需要的时候想到他,又在需要的时候诅咒他。大家都说,志文的“帽子”太贵了,不考虑校情,节假日也不优惠。陈志文总是说,没有我,你们哪里能去极乐世界?骂归骂,买归买。志文有几十个固定的客户,有的每周需要两个,有的每周需要 3 个,都在他

的小本子上记着。大部分男女常客，在食堂或教室里遇到他，都友好地打招呼，志文也回以友好的点头，两眼却在人家的两腿之间扫，想着他的那些“帽子”去过的地方。实际上，陈志文有时候并不是在回礼，而是自个想着开心的事。

陈志文的舅舅，在区计生委的药具站。他那些东西都是免费领来的，也没有成本。因此，陈志文在读书的时候，经济上比较宽松。他甚至还动用部分利润，买了一架带变焦镜头的尼康相机。他挎着相机在校园里，再加上刻意穿上的宽大外套、翻毛皮鞋，使他与社会上流里流气的记者很像。陈志文的相机，帮他在女孩子的堆里站稳了脚，并且能够随便打滚。愉快的生活，如同下课的铃声一样，在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。

陈志文毕业时，正遇上经济紧缩，就业成了问题。但陈志文的观念，从来就没有问题。他进了一家台湾人开的影楼，担任专职摄影师。有一阵子，他甚至留起了长发，并用丝带扎起来，显得很酷。影楼美女云集，也是幸福经常走动的地方。陈志文没有理由感到不幸福。他的工资很高，手艺也很好。他拍的人像作品，总是强调人的鼻子。他让化妆师将被拍者的鼻子，弄得具有立体感，然后，聚焦在鼻子上。结果，被陈志文拍在照片上的人物，即使不吐浪笑，不抛媚眼，个个都性感十足。而且是特别性感。现在，要说生活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也就是人的那个地方了。所以，陈志文很有人缘。他有时也想，真是没白卖两年的“安全帽”，拍的是上面，还能把下面的情况反映出来。

如果陈志文不去西藏，他的路上还是鲜花和美女。很多来拍艺术照的艺术青年，男男女女，都把西藏挂在嘴边。去年夏天，陈志文筹了一些钱，也去了西藏。飞机在拉萨机场降落时，他有些后悔，因为他感到呼吸很困难。走下舷梯时，青藏高原像一口倒扣的锅，让他